

# 牛头图腾

黄尧◎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 牛头图腾

黄尧◎著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牛头图腾 / 黄尧著. —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5.12

ISBN 7-5415-2930-3

I. 牛... II. 黄...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15242 号  
-----

**书名 / 牛头图腾**

**作者 / 黄 尧**

-----  
**责任编辑 / 黄显松 赵 虎**

**书籍设计 / 陈 旭 高 伟**

**责任校对 / 马建生 吴华娟 张志红**

**责任印制 / 李虹霏**

**出版 / 云南教育出版社**

**发行 / 云南教育出版社**

-----  
**开本 / 787 × 1092 1 / 16**

**印张 / 33.25**

**字数 / 480 000**

**版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装 / 昆明五彩印务有限公司**

-----  
**书号 / ISBN 7-5415-2930-3**

**定价 / 55.00 元**

牛头骷髅，剥离生命却是曾经生命的物证  
光彩消失，惨白对比残黑宣示世界的真在  
一种原始的图腾，财富与力量与忠信与恒远的象征  
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无由地信仰它，并有属于自己的解释

.....

# 内 容 简 介

1950年春天，正向中国西南边陲挺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接到停止进军的命令。前面就是阿佤山，那里，由于持续干旱和瘟疫流行而引发的猎头战争正像野火烧遍了这块浓雾深锁，被无数历史秘密封闭的土地……

佤山腹地最强悍的中课部落首当其冲，大酋长之子“佤山王子”岩火龙的未婚妻黑叶娜落入不明的猎网。中课部落兴兵讨伐，一时，佤山血光遍野，木鼓声不绝于耳。这时，遭受沉重打击的蒋介石残部占据了大黑山，正在实施“堡垒”计划的第一步：灭绝疫区和激发佤族内部的仇怨。为拯救灾民扑灭瘟疫，解放军医疗小分队陷入数面战火，但他们竟然以一种对原始图腾崇拜的舞蹈实现了完全和平的营救。然而，被医疗队营救并证实怀孕的黑叶娜却在一场蒋介石残部预谋的伏击中失踪，负责送回她的西盟区新任区长唐煌自愿做了中课部落的人质，并准备捐弃人头以示诚信……

因惊吓而仓皇逃逸的黑叶娜，被大黑山女匪首蓝贵人收留。黑叶娜在我军打击大黑山蒋介石残部的战役中救了女主子，两人结下奇异的恩仇。黑叶娜产下一子，成了敌营图谋日后“光复”和永久驾御佉山的筹码。于是，奇诡的营救与反营救演绎着忠信与阴谋，层出不穷……

解放军作战部队的名单中删去了一个年轻战士普飞的名字，他被目睹与敌人决死战斗，但没有寻到遗体，为此战友和当地群众为他垒了一座空空的坟茔。当部队在对蒋介石残部实施包围歼灭时，敌阵地却传来了“普飞”煽动叛变的喊话声。巨大的屈辱折磨着这支英雄部队，但围绕失踪的普飞的无数悬疑却无日不影从每一次决胜的行动……

只有阿佉鬼林里的牛头图腾目睹一切真相，却又秘而不宣，这固有的沉默将时空扭结又放散，考验和浸润着一切稳定的信仰，如同佉山不绝如缕气吞山海的云雾，迎来丽日又包容黑暗……

# 第一章

魔巴将牛血淋在寨桩上。用野樱花枝蘸取的蒸腾着热气的牛血，瞬间将枝桠间细弱的花瓣灼焦。魔巴在一个环绕牛角图腾的圆周里旋转着。

“……我们仰观苍穹，期望太阳如金色的柞蚕丝一样温暖，但黑云压弯了我们的眉骨！我们俯贴泥土，拜求大地长出如同青笋一样茁壮的庄稼，但滚石砸碎了我们的膝盖！阿佧在这个春天像一条石板上的蚂蟥，就要被烤干了，我们要死了，我们会一个一个寨子地死去，就像落叶扒不住干枯的树枝；我们要灭了，我们会一族一群地灭绝，就像野火掠过竹林……”

魔巴仰头咕下一口小红米酒，在他黑黢黢的口里漱着，刹间，英广部落的佧人都听到了一种阴洞里暗河急转旋流的声音。魔巴从牛粪堆上弹跳起来，像一粒火药枪里射出的铅子弹那样高，他抓住了一只向东边飞去的小米雀，在落下来的半空中用牙齿扯下了一根最长的羽毛又将它放飞，当他在牛粪堆上落稳时，这根羽毛已经穿过了他的鼻间。于是，魔巴像一只醒抱的母鸡在牛角桩前飞快旋转三周，随即伸长脖子——佧人看到，他的喉腔大张，那口浊酒飞射出来，溅了水酒的野樱花褪去血衣，即刻绽放，花朵如初阳般绚烂。

“我从阿佧守护神木依吉那里聆听了启示：焦灼的土地渴望温润，我们要砍三颗人头，以血祭奠这片垂死的红土！”

魔巴声落，木鼓响了。

咚！咚——哒！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咚——哒！

木鼓声古拙、浑厚，那样地敦实，它来得突然，倏而飘失，忽又闯入，渐次激越，激越，戛然而止——

魔巴宣布：“有三只老鼠在木鼓里震死了！英广部落的猎头行动将不再有夜眼的侦视，勇士们，从此时起的三个夜里，不要去碰你们心爱的女人，她们肌肤上有令钢刀卷刃的腥腻；不要去张望人头袋上的那个毒蜘蛛，它正在编织只属于一个人的英雄花；不要在跨过门槛时踢了带崽的母猪，它会咬掉你胯下的长物；不要……不要……”

黎明，佹山云海，卷动翻腾，如大幕在鼓声中拉开。

这时，鼓声中间杂着数种不可名状的声响：有竹林中切锉竹竿，竹叶抖索的声音；有铁器相互撞击的砰然震响；有刀刃在巨大石块上的摩擦声……

在这一切声响中，稠浓的大雾中，佹山村寨鬼林、木鼓房、人头桩像水上的树叶浮动着，只有一片斜角形的阳光像一把漂浮的犁划过焦灼而荒芜的土地……

# 1

1949年5月。

云桂两省交界处的山野，这里绵延数百里的山笋在一个早上突然被折断了，石髓上挂着一滴血迹；第二天，这些山笋又长出来了，齐天一般高，那点血迹涸开，变成了一面大红旗，呼啦啦一飘，跟来了千军万马。

踏断那山笋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周希汉将军的战马。在不曾昼夜飞驰两千里后战马倒下了，是累死的，将军命令草草掩埋战马。将军要加入风雷滚滚的行军队伍，又有些哀怜不舍，蹲在马跟前抽起大烟斗

来。这时，后面急匆匆来了一个骡马队，见到死马横尸路旁，马队就群起嘶鸣，有一匹黑骡又踢又咬，掀翻了背上的炮架。骡马队队长只得匆匆向将军行一个军礼，又向军马行一个军礼，领着队伍绕道而行。

军马前却留下了一双脚——一个兵。

将军挥挥他自己喷出的烟雾，抬起头来看这个兵。

这是个黑脸膛，身板结实的兵，身上不挎枪，却挎一个三弦琴。

兵说，其实战马没有死，是喉头被伤累生成的血块阻滞了。说着取下琴上的一根弦，探进战马的咽喉，一提一拉，大块的血污便出来了。战马果然一蹶腿，倏地立了起来。

神速纵队从天而降，出现在滇南重镇蒙自城下，活捉了蒋军军长汤尧。

这天，周希汉将军突然想起了那个身背三弦琴的战士，竟然没有问明他的姓名，部队番号！将军大怒，怒的是他自己。

参谋长就在跟前，他想探问原由，刚开口，将军一跺脚连连叹息：“丢了一个兵——不亚于丢了一座城！”

九天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头部队进入昆明城，金马、碧鸡两坊间万众欢腾，庆祝云南和平解放的群众队伍里有一支三弦琴乐队。将军听到了——他是在给陈赓司令员报告的无线话筒里听到的。这时，他率领的这支英雄部队已经占领澜沧江东岸，然而，将军接到的是停止行军的命令。

1949年12月，在新中国成立后两个月，云南军政当局宣布起义。随着刘、邓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席卷西南，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已临近最后的胜利。然而，国民党蒋介石残余在美国支持下，利用多年在云南边陲经营的势力和这一地区民族众多、彼此隔阂深重的极为特殊的情势，妄图建立“反攻基地”。1950年春天，为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不得不在西盟阿佤山外停止进军的步伐……

将军跟前是一个用竹篾编的圆桌，上面堆着一摞早上送来的情报文件。将军用他的烟斗嘴子指着读的是《西盟情势》，从他膝头上直披到地的是一张地图，他将烟雾挥到了肩后，这些丝丝缕缕的白色烟雾从竹窗流

了出去，渗入了一丛竹林，接着，跌下一道悬崖，在那里融入稠稠的江雾，在澜沧江面上无声无息地飘荡……

地图上的“西盟”是一圈圈等高线攒起的圆点，很像一颗圆木横截面中心的钉子。

西盟，佤山腹地，原有“歃血盟誓”的意思，地处澜沧江流域西端，濒临缅甸北境，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山势巍峨，裂谷纵横，稠云不开，雾锁莽林，为佤族世代生息繁衍之地。与战争历史相关的是，佤山全民皆兵。1934年，英国军队进犯中国边境，佤山“十七佤王”盟誓抗英，势孤远悬，喋血七十五日——是为震惊中外的“班洪事件”；稍近，是1943年，佤山抗日游击队回旋江城，给日寇沉重打击；1945年，国民党政府强行遣散有我党领导基础的抗日游击队，并加紧经营这一战略要地。更加贴近的现实是，滇南解放战争——与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战，势必将其残余挤压到这一险要地带。红旗什么时候能插上佤山？而此时，西盟的佤族还处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和奴隶社会的初期，盛行砍人头祭谷，笃信只有人血才能腴沃土地，获得丰收。为此，猎头战争的野火在部落间，在阿佤山边沿的多民族聚居地延烧……

传来了军号声。自停止进军，军号少了许多。这是作息号声，显得特别悠长。一记长声之后，万籁俱寂，将军听到了江面的涛声——那一往无前隆隆滚动，跳荡在浪尖上，粉碎在礁崖上的声响……

## 2

号令“砍头英雄”聚集的木鼓、通神的木鼓又响起来了。

魔巴将鸡骨上的竹签，按一种古规插在骨头的小孔里，呈奇异交叉形状。

魔巴的眼光瞬间放亮，那灼灼的光游动着游动着，随即落在一个年轻

的佉族汉子身上，那汉子心领神会，一手攥住砍头刀刀柄，一手抓起砍头麻袋，纵身跃起，众人欢呼，将“砍头英雄”围住，蹬足起舞……

英广部落大头人勒猛的身子陷在虎皮围椅里，他的牙在隐隐作痛，他觉着半个脑袋成了一个栎木疙瘩。在魔巴起念咒语的时候，他将一段蟒蛇皮咬在疼痛的部位，于是，他的嘴豁成了一个缺口，带着咸腥的涎水沥沥地流了下来，濡湿了他襟前的一个巨大的银坠儿，这个有着“太阳小鸟”凸形图纹的银饰即刻变得乌黑，仿佛“太阳”隐没在了乌云里，惟独那在太阳中心飞翔的“小鸟”依旧大放光明——这是他在人生六十个年头中第二次出现这样的情景。第一次是在英国人打到公明山下时，他率领的部落队伍与“葫芦王”的黑牛队失去联系，被英军团团包围在一个只有牛屁股大的窝塘里，因为并非首次交手，对方已深谙佉军战法，不靠前，而是用山炮向这个窝塘猛轰，勒猛的人死伤过半时，他的半边脸像烧牛皮一样滋滋冒气，剧烈地疼痛起来，随即带血的涎水濡湿了那枚精美的胸饰，“太阳”黑了，但“小鸟”依然飞翔，他看那“小鸟”飞行的方向是正东，便相信朝东方突围能给他的部落勇士带来好运气。于是懵懵懂懂向东山垭口突去，不想，英军炮阵正对西边，这时落日辉煌，英军的眼睛被钹得无法睁开，更不要谈侦察佉军动向，直到勒猛冲到阵前，斩杀了那个戴红缨盔的军官，方才如梦初醒。英军溃退，勒猛缴获了那顶盔帽还有两门山炮。佉军没有砍下英军战亡者的头颅，任凭对方将尸首带走，因为勒猛相信英夷“红毛”是不祥之兆，用“红毛”祭奠土地，地上的庄稼也会状如“红毛”，比山火燎过还惨。但英军撂下的两门山炮十头水牛也拽不走，勒猛只得命人就地掩埋，不想这山头的基底是红花硬石，留了两个冲天炮口。当年，山头扯霍闪，有人看见炮口喷火，直接飞天龙蛇，一个炸雷，劈开山头，劈死了三只羊和一头牛。魔巴说，“种炮”会长出炮来，会给阿佉带来更加难测的灾难。勒猛站在山头上，他胸前的“小鸟”翩然向西飞，于是下令将大炮掀到了西边的洼地里，从此灾难消停。但巡视边境的佉兵来说，大炮上垒起了两座高高的蚁冢，一种从未见过的大红蚂蚁爬出来，钳口如小牛犄角，大股的红蚁正向英广方向进军，道路上无论树木虫鸟，

无一生存！只要前头有“路”，便迅猛推进。勒猛大惊，遂令在山下开挖深壕，在壕中斜竖一百棵十丈高的里面灌满油脂，面上涂满蜂蜜的龙竹。果然，蚁军扑来，只当粗壮的龙竹是桥梁道路，又有蜜糖诱惑，只见蚁军将蚁王拱抬到了竹竿的顶端，顷刻，百棵龙竹上红蚁堆叠，龙竹眼看粗如牛身，勒猛随即下令向壕中投入点燃的干柴，霎时，火光冲天，红蚁在火中劈啪爆炸，将一种蓝色的浆汁喷射四方，每个落点上生成一股白烟，石头成灰，壕沟两沿百丈之内十年寸草不生，勒猛在第十一年春天，以人头祭祀，土地复又青葱……勒猛从此认定：任何入侵者，即使是某种畸小的物类，只能给阿伧带来灾难；即使拒而战之，也要令其化为汤水，形之不存。

魔巴手里的牛尾巴上面打着一个活结，如果在舞蹈中，这个活结自动松解，就预示会有春雨降临，但，魔巴狂舞一阵之后，牛尾上反而结了三个死结，这预示着：猎头的季节到了！

勒猛闭眼旋转确认的猎头方向是向东。其实，在旋转三圈之后，如果勒猛身体面北，胸饰上的“飞鸟”必定向东；如果面南，“小鸟”必定向西；如果面西，“小鸟”飞行必定向北。在确认了指向后，他猛然转身抽刀，高举过头……

木鼓的第一槌落下，接着是密集的鼓点……

猎头队伍在阿伧姑娘的簇拥下穿过鬼林，在密密匝匝的牛头桩前旋转……

人头桩竹笼里朽烂的人头骷髅，眼窝深陷，藏着无底的奥秘……

### 3

东边是岩帅部落。

巨大的枳槽横在深涧之间，晶亮的泉水淙淙流淌，几个曲折后，像一匹银缎跌下一个乱石堆砌的“水井”。姑娘黑叶娜在一张巨大的水芋叶下沐浴，如同伞盖的叶扇心插了一朵黄色百合花，这是一个警示的记号——不会有人贸然闯进这个临时禁地来。她独自一人来沐浴，而不是像以往邀约女伴同来，只为避开那些嫌疑的目光：她的身体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一只小小的黑蚂蚁顺着水柱落在了乳头上，那里正像一朵鲜红的蘑菇在绽放，一丝奇痒流遍全身，她闭上眼睛，享受着逐渐向腹部下放散的酥软，直至隐约的痉挛。她将小蚂蚁在指尖上捻死，套上了筒裙，将注满水的竹筒扛在肩上，沿石级而上，上过三道坎，就是部落的寨墙，透过密密的蒺藜，岩帅部落的草楼顶子像一片片枯叶散布在山坳里，有炊烟升起，袅袅不绝……

这时，两个男人从高处向下奔跑，他们像是翻滚着落下来的石头，黑叶娜连忙闪开，他们直奔方才黑叶娜洗浴的“水井”上游，那里，有更早到来的一个老人，他接过年轻人递上来的一团棉花，捧着这团白色的东西伸向涧水，一会儿，濡湿的棉花团变成了红色，苍老的手颤抖着捧起来，在鼻下嗅着……

黑叶娜进入自家的草楼，属于她的那个小小的隔间，这里摆放着她即将举行的婚礼中所有的衣妆，无数银饰中最显眼的是月牙形的项圈，姑娘从一个篾盒里取出一串黑色珍珠项链戴上，这是她的情人——未婚夫岩火龙的信物。一切都显示着姑娘不同一般的身份。

一个老头进来催促：“黑叶娜，你得稍稍快一点，卫兵们等候得久了，我听说，西盟城子中午一过，就闭街子了……”

黑叶娜套上的织锦筒裙竟然太紧，她木然发呆——这也太快了！她想自己会不会像窗外那株麻栎树，籽还在树上，就崩壳了，小小的麻栎籽就滚落在地上？她羞怯，又隐隐不安，她想起方才说过的赶街的事，道：“阿公，你是担心有人要猎女儿的头？”

老人说：“八百里西盟倒有七百里赤日似火，秋后就没有落过成器的雨水，种下去的庄稼跟火燎过似的，我这样年岁的人都能嗅出铁腥味

来——各个部落都在磨砍头刀呢！”

黑叶娜傲然道：“岩火龙不是派了人来保护吗？”

老人躬身道：“中课、岩帅两大部落联姻，女儿你嫁的是‘佤山王子’，西盟每片树叶都知道，可世事乱糟糟的，中课部落——我的亲家向来傲慢，得罪人不少，怨家林立，仇人遍地，谁敢说就没个意外呢？再说，一百只牛角凑在一块儿，谁挑了谁，也难说啊！”

半圆镜里，黑叶娜看着自己柔滑修长的脖颈。

五个半开银元、几个细碎的银角子，黑叶娜将这些钱藏在胸口，凉凉的，熨帖着那里阵阵涌来的熨热。

一个姑娘背着篾箩筐进来，她接过黑叶娜手中的杂物，先出了门。迈出门的黑叶娜若有所思，转身回来，将一把女儿家用的小弯刀掖在腰间。三个全副武装的佤族男子，一前两后拥着黑叶娜和她的女伴走出寨子。

过了一座旱桥，就是曲折的堑壕、高垒、鹿砦和黑洞似的寨门。

## 4

未婚夫岩火龙派来护卫她的三个卫兵，黑叶娜一个也不喜欢。他们长驻岩帅部落，却不和部落的人说话。他们低着头走路，遇着石头就踢一脚。这让亲家部落觉着不舒服，认定是中课部落藐视自己。他们尾随黑叶娜，寸步不离，黑叶娜只有在她独自想去的路口插上黄色百合花，见到这个记号，他们就用脚后跟走路。黑叶娜为此很开心，但要出门去西盟街子，要穿林过沟就不能用脚后跟走，她觉着像套着笼头一样闷，就唱起歌来：

你要嫁的那个人是个箐鸡么？花花翅膀飞不过林梢；

你要嫁的那个人是个蜘蛛么？银丝网网裹死了小鸟；

你要嫁的那个人是匹骡子么？走断天路也不把你瞧；  
你要嫁的那个人是头蛮牛么？夜夜挑你莫得路子逃……

黑叶娜的女伴喊道：“是了——是了——”黑叶娜疯笑。  
中课的卫兵回头喊：“砍头的人听着了！要命的来了嘎！”  
女伴回应：“不唱，路就更长了！”但黑叶娜不唱了。

即使不唱，即使如同盲蛇一样隐秘，黑叶娜和她的三个卫兵已经被鹞鹰翅膀罩住了——英广部落猎头勇士的队伍在潜行，他们发现了“猎物”，他们按着神示的方向潜伏了一个昼夜，果然在东边山口，他们的“猎网”弹动了。他们得调集左右两路的队伍迅速聚集，因为，有三个挟枪的卫兵，但他们不能判断这是哪一部落的人。

一个个裸身，熠熠闪亮的砍头刀，砍头袋和晃动的长枪，在悬崖的顶部，在密密的灌丛中，在水塘的倒影里迅捷地、匆匆地游动，砍头队或尾随，或超前，影子般无时不在……

## 5

草皮街是人们临时踩出的街子，散乱而无所不有。

西盟城的草皮街子在城西地势稍稍平坦的一处山坡上。

佤族、拉祜族的女人将少得可怜的一点茶叶、笋子、辣子堆在脚下，汉子们扛来的是巨大的毛竹、木材和兽皮，泥泞的场子上摆放着出售的白皮棺材，甚至有大烟和“壳牌”洋油，破烂的土城围子上贴着“澜沧县政府告示”，大约有些日子了，文字斑驳，几难辨认：“此前接国民政府澜沧县衙令，西盟地处极边，佻夷杂处，治安难维。近匪共染指，欲陷全

滇，时局危急，特着区保安团接守西盟全城。自此令颁行，不得聚众会合，违者严惩不贷……”

布告下，是两个被镣铐锁身的奴隶。因无人问津，卖奴的人显得百无聊赖。

几个保安团的兵弁赶来，在“告示”一侧又匆匆扒上一张《紧急布告》，上云：“近查西盟周边及域外，瘟疫流行，死者甚众，为绝疫行，自此告颁布日起，集市一律禁止，兵民人马不得通过，违者格杀勿论……”

一队发丧的队伍过来了，纸钱漫天飞舞。

又一队来了，孤儿寡母哭嚎连天。

人们惶惶奔散。

黑叶娜等人来到草皮街。三个卫兵见气相森森，十分怪异，便有些踌躇，不愿再挪一步，其中两个把枪机拉得哗哗响。黑叶娜反倒朝人烟稠密处去了。

尾随而至的猎头勇士也觉察有异，掩面掖械，即刻分散在街子各处，严密监视着黑叶娜的一举一动。

黑叶娜敲开草皮街尾一家店铺，店主在门缝里使劲摇手。黑叶娜一笑，抖抖手里的银钱袋子，门就豁开了手大的缝。黑叶娜一心要买来做嫁妆的是羊毛线。这种从缅甸贩来的英国产“开司米”彩色毛线，在黑叶娜没有出生前，就为佤女们艳羨，结实的毛线可以拆开成细若发丝的单股线，再用织机，织出任何一种色彩艳丽的梦想来。过去，羊毛线要现洋交易，但未婚夫给了黑叶娜足够买下店主所有存货的银钱，她把袋子兜底罄空，里面的铺板叮当乱响一阵，店主慌乱俯身去拾地上的银元，每拾取一个就用牙咬咬，另一只手便将成捆的毛线输送出来——整个败落的街子都亮了！她用牙咬断线头，将一尺左右长的各色毛线搭配起来，在阳光下反复比试。这让卫兵有些着急，各色各形的人围上来了，几十双眼睛盯住这个散发着异样气息的女人，他们的鼻翼呼呼扇动，眼里的光芒像碎玻璃片一样闪烁不定。卫兵即刻在黑叶娜身边围成一个半圆。

突然，草皮街骚动起来，保安团兵弁打着竹梆喊：“瘟疫来了！散街！散街了！”

随即，一队国民党部队的武装人员骑马闯入街子，保安团兵弁赶上去，给马蹄撒石灰。这队人，个个掩面，为首的是国民党某师师长屈鸿斋，还有一个着美式军装，披宝蓝色斗篷的女人。正是她的马险些撞倒了黑叶娜，黑叶娜睨视着这位傲慢的女人，马上马下，四目稍接。黑叶娜的卫兵赶来，大有护主的架势；马上的女人视此稍敛，微笑示意，扯起马头离去。

街子飞散，顿时空无一人。

## 6

阿伢有一句古谚：“绕过石头的水在石头下成了溪流；绕不过石头的水在石头上成了跌水。”猎头队对黑叶娜是绕不过的“石头”。

离开城子的黑叶娜将多数的毛线给女伴背着，她自己则怀揣着几匝玫红色的毛线，将其中一匝绷在女伴的小箩筐口沿上，女伴在前，她在后，边走边在她手里绕成线团。五个人的行进因此而慢了下来。

不过，即使黑叶娜和她的卫兵是飞跑回寨，也绕不过这个“石头”——英广猎头队近二十个勇士在前后和上下四个方向尾随不舍，并且在一个低洼的峡谷收拢了“袋口”。

黑叶娜也许听说过，这个有着深深苇丛和浅浅沼泽的地方就是“砍头塘”，苇丛便于伏兵，沼泽难以逃亡，但不是所有有着这样地形特征的地方都是“砍头塘”——这是西盟城子通向迤西唯一的通道。

猎头勇士仅在百步距离内超前进入苇丛，在芦苇幔帐似遮蔽的水塘边迅速形成一个包围圈——卫兵也许预感不测，在踏入一个下跌的坎子时稍